

死而復生脫家自立

關文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六

皇宮中出現了怪魔

據義母湯玉麟夫人所說，那時那個宮中也有魔鬼出現，在不久前，義父母因細故發生口角，因平時湯公對待他的幾位夫人，非常公平，輪流在每位房中住宿兩夜，零用錢也是平均發給，有小孩子的另外增加款項，決不虧待那一位。有幾天不同了，因二人發生口角，義父在前殿獨眠，好幾天不進五媽房中過夜。

有一日夜晚入廁，因在那個時期，雖然是皇宮內院是主席的公館，也不如現在一般人的家庭，有抽水馬桶。古老時候無此設備，如廁必須往後院蹲的便所，大部份廁所的位在正房後面院旁，一日如廁時她會見一個無頭、無手足、有一身白毛，有兩隻紅眼，如同小的紅燈，立於她臥室的後窗，駭的她一面提着褲子，很快的跑回房中，不敢睡覺。據說這種東西叫做「魔」你不去惹他，他也不傷害你。第二天只好同義父言歸於好，免得一人獨眠，而駭怕。

這些事全印在我的腦海中，在那裏休息了一天，在喜事的前一日子，即開始演戲，連唱三天

，唱的那些戲碼，我一些也記不得了，心中惦念不忘的，就是那條蛇精的事，義母見我總是不高興，就叫湯公已出嫁的女兒，我的乾姐姐，另外一位是譚醫官的太太，及義母同我打牌玩，我對這門玩意兒，雖然不靈，可是手氣真不錯，義母的手氣最不好，一個人輸，湯公在旁問：「你們誰輸啦？」義母回答說：「我輸啦。」他把義母拉開「我來替你打。」他不替還好，他這一替打，我連莊多達十二個。

當我連到第三次時，他老人家大概覺得好沒面子，打不倒我，其實我們打牌是好玩的，他老人家却要認真，每次加倍拉莊，而且那臉上一紅一白的，鬚子也翹起來了，叫副官把一箱，一箱的木板箱，內中裝的全是銀洋搬來，嘴裏還說：「小子，你老子今天發餉。」我義母立在他老人家身後，直向作者擺手，她的意思教我不要再連莊啦。這牌實在奇怪，一手爛牌，很快就會胡（和），明明已然胡牌啦，義母蹂躪作者的脚，教我莫胡，我只好把已和的牌打出去。最後我打了一張「八條」，我義父很快把牌推倒，說：「胡啦」。我的乾姐姐，坐在她爸爸的上手，作者

的下手，照章應該是截他的胡，乾姐要二五八條，義父要坎八條，可是乾姐不敢截他的胡，她把牌給我看看說：「妹妹，你看我胡什麼？」。作者這才明白，如果她截了她爸爸胡，很可能鬧出事來。其實他老人家不是為錢，而是不肯輸這口氣，難道大人還不如小孩子打的好。

幸好他胡啦，他高興啦，還說：「小子，今天老子本想讓你多贏點」我說：「我那有這個福氣。」他又笑着說：「來吧，把這幾箱錢搬回原處」，作者的義母見他走後，拍拍胸前，「我的媽呀，快把我駭死啦。」，乾姐姐說：「我都不敢截他的胡。」自此而後再玩牌時，絕不告訴他實話，只說沒什麼輸贏。這樣就引不起他老人家要替別人搬本的心情了。

永別熱河再無見期

唱完了堂會戲，一心想快點走，好去看那蛇精的收場。（當時未料到，這次之來熱河的時間，是民國廿年的初夏，也就是我最後一次了。因東北三省廿年後被倭寇佔，喚醒了國人，不復再有往昔之沉迷歡樂之景象，如若料到以後，我

一定多留些時日。我們這個團體人員，整裝回平的途中仍經過古北口，心中掛念着那蛇覺得車行太慢，好容易到達了目的地，已然晚了一天啦。

原來那女孩子的哥哥，回到家中時，見他妹妹仍被蛇纏着雖然尚未死去，但僅能望着落淚，話已不能說了，僅有一口氣，隨着也停止了呼吸。人生的旅途，就是這樣結束了。那蛇並未死，而仍是人頭蛇身，不能移轉纏着死屍無法少動。鄉鄰們要用火焚化，她哥嫂均不肯，他癡想那條蛇是不會死的，這是註定一段緣，想成全，不想將蛇燒死，故而訂製一口大棺材，連蛇帶人一齊裝入埋葬了。

我好恨母親，去的時候不准我看，這千載難逢的事，使我未曾親眼看見這人蛇戀姦。

一心希望親眼目睹這人蛇姻緣的真面目，可惜為時已晚，未能如願，一肚子的不高興，向母親撒氣，母親也不深責，自此以後就未再去過熱河了，因該年的下半年，民國廿年九月十八日發生重大事變，東北即被日本人，不費一刀一槍的，侵佔了東北三省，因痛失國土，故人們的心情大大改變，不再有醉生夢死的行爲，而減少了我意外的收入，往日那些日進斗金的盛況不復再有。

只有硬碰硬的，在藝術上多下功夫了，藝術是不講人情的，唱且角，要比唱老生較為容易些，老生必須真本領才行。回到北平，每日上午學戲，下午吊嗓子，偶然在華樂唱兩天，別人有戲也去觀摹，以便增長自己的藝術。

山西第四次又來聘請，又批了三個月的合同

，父親收了定洋，又添購行頭。這次的生意仍然甚佳，這太原地方，對我說來十分有利。

回憶第一次應聘就是太原。筆者會戲也不多，僅十餘齣戲，每月包銀（報酬）四百元，第二次即得到八百元，那時作者年僅十六，三次應聘時包銀已到一千六百元一個月了。民國廿年仍是冷天，大約是農曆年前去的，包銀每月兩千元。每到太原演戲時人緣奇佳，大概唱了半個月，因為快要過年了，唱封箱戲，那天是農曆十二月廿七日唱完了，年前就封箱不再唱，休息三天，要等年初一再開鑼。

這天的戲碼，前面均唱本工戲，後面唱反串，僅記得最後一齣，是「雙搖會」我反串劇中的大老婆扮且角，唱大花臉的張喜五，是富連成第一屆畢業的，能戲頗多，嗓子也好，他反串且角，是該劇中的小老婆。當演到大老婆打小老婆時，叫他跪下，他跪着我站着還高呢，可想而知其身材高度了，平時很少要他同我唱戲，除非非站在齊的戲，否則他太高，我又不高，如果站在一起就顯得難看了。

唱戲這件事，實在不易，那一樣不靈也不行，那張喜五先生，藝術水準甚高，能戲也多，就是長得太高了，穿行頭沒有一件他穿着不短的，他自己又沒有私房行頭。只好穿宮中的行頭，總是下邊露出靴子一大節，所以沒走過運。

太原行小丑鬧笑話

太原有個文廟，白天不唱戲，有暇時常往文廟中逛，因為文廟中有賣古物、珠寶、翡翠等等

。作者對於這些玩意，非常愛好，興趣最濃，往往把身上帶的錢買光了，才肯離去。這裏面也有吃食店，我很喜歡看麵館內，做刀削麵的，別的省市也有這種吃，那是做麵的人左手拿着一大塊麵，右手拿刀削麵。這裏做麵的不同，那人將一大塊頂在頭上，當然不是直接放在頭髮上。

那削麵的頭上有一個白布做的圈，然後把和好的大塊麵，放在那布圈上頂着，其頭略微低下，雙手左右、一上一下的削那麵。削成一片一片的，放入開水鍋中煮，煮好了如同吃炸醬麵一樣。我常站在旁邊看，誠恐那人萬一不小心，砍到頭上怎麼得了，不過從未聽說過，有誤傷的事。

休息了三天，三十晚也不敢熬夜，因為年初一有白天戲，照例這天戲是不給報酬的，所有票價均歸戲院老板，而老板不分大小角，每人給一個象徵性的紅包，這種叫作喜份，每人得到這喜份，照例是不花用存起來，或供在神前，或存放箱子底，此謂「押箱底錢」，總而言之是取其吉利的。

有一天老板邊大爺，請我父女吃飯，從腰中拿出好幾封觀衆來的信，希望我唱「對金瓶」，這裏的聽衆全是老聽衆了，當然是請我唱該劇中的蔡文琴，是反串且角，每一個角兒，唱多了本工戲，有厭煩時，也會喜愛唱反串戲過過癮。於是就貼出了「對金瓶」來，馬上戲票就被訂光了。

這齣「對金瓶」，又精細的排練了幾次，演出的成果更為良好。惜美中不足的是有一位，唱小花臉的，藝名「十四點」，其藝術很不錯，但

有不良嗜好，吸食海洛英，這次是他演該劇中的小丑孟伯良，已然上過幾次場了，而後，相隔幾場再上，在後台等待時即把他所帶的（丑三髯）摘下來，與他人閒談，其右手拿着台上用的蒲扇，左手拿着那丑三（髯子）這髯子的名稱在後台，以及所有梨園子弟，絕對不可說髯子，一律以髯口而言，如是黑色三絡，就以黑三名，花白色為慘三，所有的髯口視其型狀言其名那是爲了大多數梨園行人供奉五大仙，這五位大仙中有一是狐仙，因「狐」與「鬚」音同，故忌言髯子。

這位十四點先生，正與人談得起勁時，忘記了聽場，後台文管事的，見上場門內無人應場，即喚其名「十四點來啦。」這來啦，就是叫他上場啦的意思，他聽到有人叫他上場，迫不及待的，左手舉着「丑三」，右手拿着扇子，口中喊着「啊唉……。」就這樣走出台簾（上場門）。當時台上、台下的人快要笑破肚子啦。我真氣死啦。很好一齣戲被他給攪啦。

當然觀眾不會怪罪到我的頭上，我深恨這位沒有敬業的精神，唱完了戲他也覺不好意思，買了香燭在祖師爺前燒香，求祈保佑。我會勸其莫要吸此白麵（海洛英），這有害身心的玩意，他回答我，他不吸這個東西簡直就一點精神也沒有。只要是看見這白麵，馬上精神就來啦。

鹽粉當白麵也過癮

在山西演戲，曾應太原管轄區之榆次縣政府邀請，演出謝神的戲，我們到達榆次縣，班底住在後台的也有，旅館的也有幾位，我住在榆次大

飯店中，夜晚唱戲，上午與文武場研究戲，下午無事與妹雁聲，二人信步走到該飯店的後院。參觀廚房時，見院中有一大盆鹹末，以手去摸一摸，突然想到那些不走正路的人們，吸的白麵，不是同這鹹末極爲相似嗎？作者時常看見那吸毒者狀態，首先把海洛英，由衣袋中掏出來一個極小的紙包，他怕風給吹跑了，以火柴盒壓住，表面上現出一種得意的樣子，然後又拿出一根烟捲（香烟），如同右手拿着毛筆似的，不停的在桌子上磕，磕的用意，是想把烟絲磕往下端，香烟的另一頭即空出一點來，然後把那一小包的海洛英，倒入這香烟的空處，他小心拿着誠恐那一點點的白麵撒出來，然後揚著脖子，再把裝好了海洛英的香烟，送入嘴上，手去摸火柴點着烟，用力狠狠的往內吸，連口也不敢開，趕快又用一口水喝下肚，這樣一點烟也跑不出來，又以鼻子哼了一聲，那意思已然心滿意足了，精神也來啦。

我真恨他們那種毒癮發了，找不到這毒品時，那個樣子，鼻涕、眼淚呀，那種惡心勁，真要吐出來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只要你答應給他找毒品，我相信這種人任何壞事，可能全作的出來。

我因童心未泯，想同「十四點」開個玩笑，也仿照包毒品的紙包樣，包了一小包鹹末，晚間下後台時，見他正在那無精打彩的樣子，曉得他是沒有過足癮，有機可趁即將預備好的鹹末，拿了出來給他看，「您看這包白麵，是不是您喜歡的那種東西呀？」他見到這包東西，如獲珍寶一般，也不管真偽，急忙拿到桌子旁，掏出香烟來，在桌子上磕那烟捲的一頭，將烟絲磕緊，

再將他以爲是海洛英的（鹹末）倒入一小點於烟絲上，將脖子伸長，抬頭燃煙猛吸一口嚥入喉中，以鼻子略微嗅出一些煙來。我看他很滿意的樣子。他受了愚弄尚且不知，我很高興的問他：「怎麼樣？好不好？」他閉着嘴，點着頭說：「不錯」，筆者見他說不錯，即感好笑，他們這些吸毒的人，完全是心理作用，鹹末也過癮，不由得脫口而出，既然好，那你以後就不要買啦，我可以多送你點。他聽說我可以送他，他也不問我，這是那裏來的，又連忙吸了兩口，精神抖抖上場演戲去啦。

當他演了一場戲下來時，頭也暈啦，眼也花啦，一進入後台，就碰到柱子上啦，頭上碰了一個大包，別人問他，你怎麼啦？莫非吸多啦？最可笑的是，他還點頭說：「大概是吸多啦。」一陣子難受，總算過去了。作者方把實情說明，並勸其今後，莫再吸此毒物，彼經此次受到愚弄，而後果真戒絕吸毒的嗜好了。此也一快事。

在榆次演了五天戲，即回到太原，續演至期滿之前數日，即有石家莊並派人前來聘請，這次在石門演出不久。

開封之行失手丟刀

父親經他人勸說，在石門組班當起老闆來了，不想回平。我卻感到應當回平再學點戲，充實自己免得落於他人之後，民國廿一年這段時間，根本沒學新戲，經年的演唱，即感覺煩躁，很不想唱戲，父親也不勉強，他就另外聘請別人唱，他曾聘請紅生演員馬成龍，以及紅生趙子英先後

來演，我作短期的休息。偶然間陪着母親，玩寧波花牌，我雖然不賭錢，但這種挖花，要比打麻將好玩得多，也是四個人玩，不和牌也可以贏錢，和牌的也許會輸錢，那是四個人推倒了牌後還要算輸贏的。玩這種我們不同外人玩，不是打鼓佬，就是胡琴，或者妹妹，父親等在一齊玩。

民國廿一年五月節前，恰巧河南開封「醒豫舞台」聘請，訂了三個月期的合同，戲院中的設備不甚美觀，但生意非常好，售票情形打破紀錄，每日客滿，且在走道上加凳子，而且人緣奇佳。

記得有一次，作者演「定軍山，代陽平關」，有一場唱詞是「寶刀一舉紅光放，無知匹夫喪疆場，眼前若有諸葛亮，管教他含羞帶愧臉無光。」唱完了，出刀，耍大刀花，串腕，（這串腕，就是大刀在右手腕上繞一個圈）擲刀後，擲刀下場。應當是萬無一失的，那天不知怎的會腦中糊塗啦，張開手擲刀時，而竟然手不合攏，那刀自然的落在面前。觀眾們不知道我是要耍些甚麼花樣名堂，因我的表情鎮靜，若無其事的，彎腰撿起刀來，亮個像下場啦。

照常情，應該挨個倒好，（觀眾叫倒好）不算冤枉，可是台下觀眾對我太好啦，無絲毫的反應，連一點動靜也沒有，後面我再上場時，應叫好的地方，仍然掌聲如雷。我在後台不動聲色，散戲後回到旅社，傭人送上茶點來，我喊着說：「我沒臉吃，不要吃。」說完了伏在圓桌玻璃板上，痛哭失聲，哭的滿桌子全是眼淚。這時父親罵道：「你哭什麼？你把刀掉在台上，沒人給你

叫倒好，你還好意思哭。」我哭著說：「我對不起觀眾。」說完了自己痛打了幾下頭，「我不知道，是怎麼糊塗啦。」又痛哭起來。

心中是多感謝觀眾們對我的愛護，自此而後更加努力，處處小心，以報答觀眾的愛護。

芝蔴醬紅糖治痢疾

蒙觀眾特殊的愛護，由衷感激，故加緊勤練精研，時刻不息，因過於勞累，而抵抗力較差，或因食物不潔而患痢疾之症，一日竟達三十五次，至五十次之多，初時尚可入廁。後因次數過多，已無法起立，只好伏於床邊，坐在痰桶上，任其自然，已無法演唱而請假，戲院因此而停演。

戲院老闆爲了血本，受到嚴重損失，急的如同熱鍋上的螞蟥一般，他替我請來中、西名醫，均束手無策。衆人在無可奈何之下，勸余吸口鴉片煙，或可治好了此痢疾，因我全家無人吸煙喝酒，故我寧死也不肯吸此毒物。

後來由我家廚子之友某君，在閒談之中知悉芝蔴醬，和紅糖（黑沙糖），僅此二物調合，不加其他。痢疾則分紅、白痢疾。紅痢以紅糖，白痢以白糖調合，其症狀，白痢排出白色類似泡沫狀，紅痢則排出污物紅色，頗似爛西瓜狀。用量約一小瓶芝蔴醬，糖二兩即可痊癒。

那時作者每日瀉痢達五十次之多。僅吃此二物即醫好嚴重的痢疾。自那次以後，我家如有患此症者，絕不請醫生治療，僅食此物，且非常有效，並不忘口，又無副作用，這是我的親經驗，患此症者不妨一試。

爲夫爲婿代爲求婚

我在生病期間，我的那位好友，喬師長的夫人，在報上看見有關我生病的消息，曾由山東濟南寫信至開封，請其娘家母親，送來許多禮物，並由其母出面，再度替其女要求我嫁給她的愛婿喬君，以便與其女終身相聚。

天下竟有如此的奇事，我在濟南時，這位朋友即以淚洗面相求，日日糾纏。誰想兩年後，我來到開封，這位胖老太太（不記得她姓什麼了），又代表其女繼續爲愛婿求婚，實不知彼看中我何處是優點，我仍然辜負了彼之雅意也。

當我病後再續演至期滿，石家莊又派人來請，再度應聘，臨行前到好友李忠蔭女士（後爲復興劇校校長王振祖先生的太太）家中辭行，我倆是童年時代的好友，她父親在隴海鐵路任職。當我到她家即被她開玩笑的罵我，她說：「文蔚（玉晉），你真缺德」我問她：「你怎麼罵人哪？」她又說：「你一定倒楣，某某站長，死的時候，手裏拿着你一張照片。」我問：「他那裏弄來的？」忠蔭說：「誰知道他在那裏買來的。」

再度應石家莊聘，演出情形並不十分好，經常有七、八成座，最多賣九座，像當地住戶不愛看戲，全靠平漢、正太鐵路員工爲長期觀眾，這兩條鐵路的員工，大多數會演戲，或則是有很好戲劇修養的，這些人之相貌已然全認識了，僅有些人姓名分不大清，他們時常在戲廳發了時，即來參加戲班演出，客串一翻，也無須開銷，僅略微給扮戲（化裝）者，以及水鍋（打洗臉水的人）

表示一翻即可，其他的人請吃個便飯也可，因為彼此間太熟了，且時常演出，不須過份客氣了。這種唱法所費無幾，增加觀眾皆大歡喜。

我父親又組班當老闆了，我很希望那些位票友臨時客串，這樣我就可以輕鬆輕鬆，偶然也可以休息否則真累死啦。

日軍入侵熱河失守

民國廿二年不幸的事連連發生，倂角彈月琴的郭寶臣，平時為人甚佳，身體也不錯，不知何故前日晚飯後尚無異樣，次日黎明即告身亡，彼與鼓老同居內室，胡琴趙廷住外間，郭君被鼓佬董長順，首先發現其墜屍於地上。

董君見郭不能立起，情知不妙，將男傭叫醒，同來攙扶時已然氣絕。父親請來法醫驗屍，驗明無疾而終，彼之胞兄與我父交好甚厚，即發電報，請其兄前來，由我父出資料理善後一切事項。因余姐妹有些恐懼，經人介紹以六十元大洋的代價，買來了一名六歲大之小女孩為使女。因其年齡太小不忍令其做事，反而給張媽（女傭）添了麻煩。這小女孩生的鼻子不高，眼睛不大。但很討人喜歡，我給她取名小鳳。待她如女兒，命她稱我為小爸爸，我僅知此小女孩是石門左近，某地人氏，其他並不詳細。

最不幸的是應驗了那句話，國家不祥必出妖孽，前者熱河出現兩件怪事，今熱河省被日本人以極少的兵力即行侵佔。義父湯公玉麟，不戰而退，空有湯二虎之稱，而竟然抵不住一百二十名日本騎兵，把大好國土輕易放棄，實令人思之痛

心，政府曾一度下令通緝，他卻在天津租界裏一跑，躲過一段時間，因政府命令，奈何不了他，也就不了而了之。

國家遭難外敵入侵，我當然受到影響，往昔父母用慣了大把的鈔票，如今我們回到北平去，沒有堂會可唱，又無長期班可搭，決沒有豐富的收入，任何人在北平，只能培養藝術，僅僅維持開支，母親重視金錢，忽略了我的藝術進度。

孫盛輔吸毒戒毒記

父親在石門組班當老闆，我成了必然的長期演員，爲了想充實自己，莫落他人之後，曾再四請求回平學戲，父母不肯，父親不准我回去，而他卻時常回平邀請新角兒，不是青衣花旦，就是武生、紅生、或花臉、小生，就是不另請老生，我實在唱厭了。恰巧有個唱老生的名孫盛輔，他是富連成畢業的高才生，演工老生戲，藝術頗佳，因其不肯上進，且染有不良嗜好，吸食白麵（海洛英）以至一落千丈，僅能同我配戲。不但唱二路老生，甚至連二路小生他也唱，因爲不上場，我父親就不給錢，故而什麼全唱，記得有一次我唱全部「楚莊王」，前面是「清河橋」。後面是「摘櫻會」「清河橋」中的小生養絲基，是正

生，後面摘櫻會，中之唐蛟，由孫盛輔飾演，這是二路小生的活兒，如果不演「清河橋」，那唐蛟即算正探小生角。「摘櫻會」中，有一場孫盛輔演唐蛟時，將晉國大將先蔑殺敗後，唐蛟要個下場花，大約是因爲白麵兒癮沒過足之故，他即

亂來一套，我父親想把他開掉解除合約，我替他講情，可能是大才小用之故而亂來，不如鼓勵他演一正工老生戲，或者好些，有一天我父親派他演「桑園寄子」，其藝術本來不錯，但是當他的癮未過足，而他那一身汗，如同水洗的一般，又不是夏天，而是深秋季節，其所出的汗水，由內穿之胖襖（演戲時，墊肩用之棉背心）溼到外面的古銅褶子（古銅色戲衣）全溼透了。其汗水之多，前所未有。

因其無有私房行頭，後來管衣箱者，爲他特製一件以桐油浸布，做成一件水衣（襯衣）穿在裏面，以防汗水損及行頭。在此種情況下實無法再令其上演。

他有位義父姓邊，大家稱他爲邊大爺，是位年高有德的長者，與我父交好甚厚，二人商議，強迫孫戒除此吸毒嗜好，在戒毒期間供其食住，及藥費，後來總算戒掉了。據說在抗日末期彼到四川成都，很紅了一段時期。

父親每過一段時間，至北平請一次角兒，每次見他人演滿期歸去，我送別時，必然暗暗神傷，甚至流淚，這種流淚並非均是友情，其中有內心的痛苦，頗有望京興嘆之感也。

周遊四省的一封信

很想回到北平，因很久未見湯養母之面了，甚爲想念，也不知她老人家躲在那裏去了，是否仍在天津租界不得而知。我想去找她，也不能隨心所欲。如今卻有籠中鳥之感，每每僅見他人回，我卻不能歸，常見平漢路火車由石家莊車站，

開往北平方向，由近而遠噲噲噲噲的開出車站，我的眼淚如斷線之珠，撒落在衣襟，欲返不能，徒呼奈何。有時很想化裝去行刺日本要員，而被母洞悉我志，得不到鼓勵，反被責罵，是作白日夢。真應了我友李忠蔭女士那句話，有一人死時手中拿着我的照片，我就倒楣了嗎？

在石家莊，演唱太久了，誠恐我在藝術方面無有進度，每日除了研究老戲而外，並未學其他的戲，僅僅排演了幾齣本戲，如「天雨花」啦，又是「劉海戲金蟬」。這些戲並不是一點一滴學來的，唱過幾次也就忘了，父親不准我回平，誠恐自己往昔的成果，會一落千丈，真是度日如年，雖然感覺日子過的慢，但廿二年年尾即將過去，新春即刻來臨。

民國廿三年，我已將近廿一歲，已達法定年齡，應是成年人，應有主權了。爲了急欲回平深造，不使父母傷心，儘量討好母親，先將三克拉鐵戒送給她老人家，求她准許我回平學戲，雖然仍未首肯，但情形較爲軟化，我想盡方法，以不使她傷心爲原則，自己也有了腹案，心情似覺有了曙光，又因接到數年未曾謀面，就讀在朝陽大學的阮元吉先生來函，阮先生的信由北平寄至山西，而我已期滿至石門演出，此信由太原轉到石門時，我已應河南開封之聘，此信再由石門郵局轉到開封時，因期滿再度應聘回到石門，這封週遊的信，再由開封醴醴舞臺寄回石門，送達我的手中。由此可見我國的郵政比任何國家辦的好。這封費時日久，周遊四個省市，尚能送到實令人欽佩。故而至今已數十年之久尚記憶猶新。該信內容

道出彼被埋在心中，多年的希望之終身大事，並告訴我他已畢業，派在四川某單位任軍法書記官，他是四川重慶人，名叫阮元吉，作者在十五歲時，因他崇拜我的藝術，曾託人介紹認識，且特在他家鄉定製一套綉黃色大帳，及一堂鳳朝陽之圍桌椅披。我們時常在齊討論學識方面問題，最大原因我穿的是男裝，沒有想到其他。自此而後時常通信。雖然信中談到其他，也未便進行。

父母不希望我再唱戲，希望我早日嫁出去，作者十分熱愛戲劇，並不想放棄這已打好之戲劇基礎，那藝術的力量，仍然吸引着我。父母仍然希望我早日嫁給那號稱富可敵國的吳某。

這年初夏，應南宮防地駐軍，師長白鳳翔邀請，演出勞軍戲五天，我曾趁機僞言，欲秋季回平與某人結婚，那不過想以此來沖淡父母堅決反對我回平深造的心意，深知他二老怕我再度登峯造極，豈不更無結婚之期了。

當我由南宮回到石門，恰巧河南、南陽駐軍李師長勝三，派人聘請演勞軍戲，及堂會戲，這次去時因父親有了外遇，母親不悅，同返外婆家理論。

南陽之行死而復生

父母各有異心，誰也顧不得我了，由我自己率團前往，此乃難得的好機會，胸有成竹，帶着傍角兒人等前往演戲，這是我第一次率團，以前均由父親主其事，我只管唱戲，其他一概不管，此次就得裝出大人模樣，雖然諸事已由李師長派人照應一切，但仍要分心，我坐頭等臥車，從人

等乘二、三等當火車到達駐馬店下車，換上小轎車。往南陽進發，經過三國時代古跡不少，有關公洗馬河，霸橋挑袍之「霸橋」，諸葛亮火燒博望坡之博望坡，這是孔明初用火攻，燒得夏侯敦，望影而逃之處，此時的博望坡已被農夫耕種得僅剩下一小小土坡了，再次又到臥龍崗，孔明隱居之處，一路上看了不少後漢時的遺留古跡。

南陽出產玉石，其成色較台灣玉佳。透明成分也強，此次名爲勞軍，實則賺錢不少，且收穫許多玉器，演罷六天戲當晚收拾行裝次日啓程，因有到廬山受訓的許多將領同行，結伴而往也多照應，在三天前因天降大雨，將中途路面沖斷，汽車難行，故改乘駱駝。與女傭人毛毛同乘一車，路上均是大小石塊，東搖西擺，震動不安，車行數十里，到一村莊，因天氣炎熱，衆人下車購買西瓜食用，我因數日前中暑，尚未痊癒，此時又覺腹痛，教毛毛陪我找一避靜之處，以便「出恭」，且喜是一平地，並無便坑若是糞坑，我豈不成了屎蛋啦。正當預備在牆角之下方便時，突然覺得眼前發黑，而心中明白，即向毛毛說：「毛毛，我眼發黑了，大約是要見鬼啦。」事後據說，當我說完了這句話，即腿一軟，跪在地上倒了下去昏迷不醒。

而我自覺飄飄然的如在濃霧之中，且望不見自己之下半身，僅覺到看見上半身，不知是走路，只感到飄然前進。本來天空高掛紅日，是大好的天氣，而此時我却是不見日光，僅是一遍灰色濃霧，當我飄至迎面有座土牆，牆之下端有一破圓洞，又有個破缸，裏面裝有一缸豬食，我拿

了放在缸邊上的一個木製的水杓，順手挖了一大杓猪食，餵正在旁邊一頭肥猪，並且聽見那猪吃食瓜搭搭的聲音，當我注視那猪時，而聽到如同蚊子叫的聲音一般大小，叫我的名字文蔚（玉），不斷的在叫，而我越聽，聲音越大，亂糟糟的且聞到有一陣陣的臭蒜味兒，而後我慢慢的睜開眼一看，我已然是死了，被停在地上有塊門板之上，在大陸北方，如有人死亡時，即將一扇門摘下來以做停屍之用。

在我週圍站滿了人，仍然不斷的叫我名字，原來我已然死去多時矣。眾人將我由便所之平地上抬到民房內，摘下那人家的一扇門，將我停放在其上，又請人到很遠的地方，以一塊錢（銀洋）之代價，請來一位老婦人，給我扎針，那針是金針，也不消毒，把我的雙手大約扎了十來針，又在「人中」上加扎一針。我方始復活，故我所聞到的臭蒜味道，即是這位救命的老婦人，手上及口中所發出來的蒜味兒，因北方人每日食此大蒜，故全身全是大蒜味。

自此而後始知，人之恢復知覺，先由耳朵其次是鼻子，再次是眼睛。這三種沒有問題，大概人就好了。

經過死而復生後，我卻因禍得福，因全體人員及傍角兒等均猜測到我欲求回平深造，而不能隨心所願，長久懸在心中，才有今日之突然暈倒之險事，不約而同的齊來安慰我，說道：「你想回家，我們可以直接回到北平去吧，何必如此懸在心裏呢。」那毛毛由門板上，把我扶起，擦着眼淚，說：「姐姐我們會同您一齊回北平，您不

要這樣，剛才快把我駭死啦，您若是不活過來，我們這些人可怎麼辦哪。」我被她這一哭，也忍不住哭起來了。

因我二人自幼即是鄰居，是要好的朋友，她是個無父母的孤兒，與外祖母相依為命，因乏人照顧，當她三歲時因出天花，而落成滿臉大麻子，以致眉、睫毛全無，其家境甚苦。其十六歲時由彼之外祖母主婚，嫁給一農夫為妻，因無法忍受惡婆之毒打，逃出夫家，無處安身，故投靠於我。作者與她情同手足。

倘若我果真死在路上，彼豈不更苦，真是孤苦無依，故而落下同情之淚。並感到大家為我一人，就攔了眾人的行程，頗感不安，即向眾人道謝，表示歉意，眾人即坐上騾車往駐馬店進發，我在中途不停在胡思亂想，果真有靈魂之說，方纔我死過去後，如果那些人不叫我的名字，及扎針的功効，或者真的死去了也未可知。

脫離父母自奔前程

民國廿三年之夏末秋初，有許多人到廬山受訓的將官們。他們去求深造，作者要回平研究戲劇，務求達到更上層樓的境界，以報觀衆愛護之情，因父母意見相左，二位老人家同返外家理論，不願我之前途，而筆者得此機會，率從人自駐店改乘火車，直達北平，並將此次演戲所得之款交出四分之一，託母舅轉交父母，餘者留用，母舅中途保定下車，我率數名男女僕人安達北平西站，安居於和平門外四川營六號，位於秦良玉之會館前端，將家安頓好後，首先叩拜恩師李公盛

蔭，並稟陳作者之求深造願望，及無援助的處境。承恩師指導方針，師母婆媳二位細心為我安排。並請李師次日即開始來舍下授課，因該時其胞弟盛藻師叔，已出離富達成，自己單挑，李師必須親加督導，故我二人分為上下午學戲，在此期間暫時不作演出打算，一心苦練勤學，將所有新興之戲學會，細研老戲。

同時進行辦理家務事，曾數度催請奉函父母，請速回平團聚，以便督導我努力之方針，奈父母無暇相顧，筆者無法忍受父母拖延政策時，只好請出父親好友韓朝宣伯父，為我說情，韓老伯從中協調，要求准許我與父母分手，自己獨立謀求發展，最後達成協議，母親的條件，既要獨立，須將所有一切，寸草不留，由母親悉數拿走，當日因天色已晚，她無法找到搬運車夫，暫將家俱借用三日，我會頂了母親一句「最好今天全拿走。」母親作的也很絕所有的行頭當天全拿走了。我並不恨她老人家的作法，她是希望我知難而退，最好早日嫁給吳家，不要再求戲劇發展。父母行前我曾跪地叩頭，拜謝教養之恩，痛哭不止，非為別事而哭，哭的是往昔人稱我為孝女，今為爭上游而不得已作出忤逆父母意之事。

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